



文化补充读物

喜順的婚事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这套通俗文化補充讀物，主要是編給初學文化的工農羣众看的。

这套讀物主要内容是：反映祖國社会主义建設新气象、歷史故事、民間故事、战斗故事、新人新事、自然科学常識，以及工農羣众的通俗寫話和苏联介紹等。編寫的要求：故事生動，内容新鮮充實，都具有現實教育意义；同時，在形式方面，要求生動活潑，多种多样化；文字力求通俗易懂，不常用字和筆划較複雜的難字，酌加注音字母，不必要的生字，尽量省略不用。

每册字數，均在六千字到一万二千字左右。一般都用四号正楷字橫排，并且根据文章内容需要，每册插圖若干幅，尽量做到文圖并茂，使工農羣众喜聞樂見。

文化讀物从現在起，開始和廣大初學文化的工農羣众見面了，希望能及時听到讀者同志的宝貴意見。

1953月10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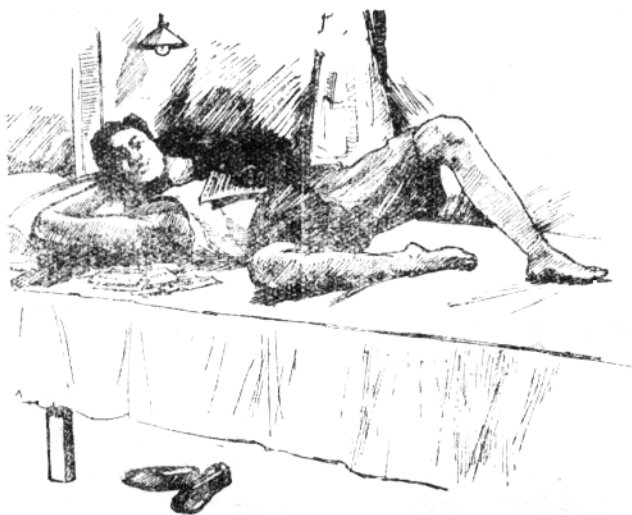
—

在于德龍（ㄉㄨㄥˊ）瓦工青年突擊隊里，有个粗眉大眼的小伙子，名叫王喜順。因为人們常說“喜順”这两个字有些封建，所以誰問起他的姓名，他只是嘿嘿一笑，伸出三个指头說句：“三横王”，名字就不提了。“三横王”的確有股横勁，干起活來象个小老虎。就是說話不行，慢慢騰（ㄊㄥˊ）騰的难張咀，活象个封建大姑娘。他心里明白舌头笨（ㄅㄣˋ），凡是不緊要的話，就悶在心里不說了。

近些日子，他老那么嘀嘀咕咕，別人真不知道他心里悶着什么。每逢下班，大家都向食堂跑，他總要先跑到信箱跟前繞个弯。下午“茶歇”的時候，他也抽點空跑下五層樓來，到信箱里翻騰一遍，好象等待着什么急信。

七月底的一天晚上，突擊隊員們都正在工棚外面歇涼，有的拉胡琴（ㄏㄨˊ），有的唱京戲、有的下棋、有的打百分，也有的正脫光脊梁擦身子，好不熱鬧！只有喜順還悶在熱咕嚕嚕的屋里，誰也不知他在搞（ㄍㄠˊ）騰什么。

隊長于德龍到屋里拿本子，一轉身正看見喜順低



着头爬在鋪上，以为他有什么不舒服，就問：“喜順！怎么啦？”喜順猛一抬头，兩只手沒处攔沒处放的說：“哦！沒，沒啥。哎！于師傅！咱們瓦工活啥時候能干完哪？”

“嗯！”隊長反問，“有事嗎？”

“嘿（厂\）嘿！”喜順嘀咕着，“沒，沒啥。不过知道啥時候完活，干起來心里就有底了。”

“好有底，”隊長說。“市里領導同志，不早就給底兒了嗎？這次的任务，無論有多大困难，也必須在三个月內全部完成。任务艰巨，要完成得好，不但光榮，對咱們突擊隊的聲譽也有關係。咱們瓦工活，九

月初坚决完成，要不然，后面好多别的活就無法插手了。”隊長瞅（又）着他，热情的拍拍他的头，又說：“加勁干吧，小伙子！一定能夠勝利的。”說完就出去了。

喜順的手剛往兜里一插，小李子又進來了。他把脖子一伸，兩只小圓眼睛一瞪就嚷：“哈哈！我說为啥悶在屋子里不動彈呢！敢情偷着吃花生米啦！好小子，見面分一半，快拿出來吧！”小李子說着冲到跟前，剛一伸手，喜順已經竄上火炕，緊緊捂着口袋說：“啥也沒有，快滾，快滾！”小李子不信，趕上去摸了摸，口袋里只有一个練習本，這才跳下炕來。笑了一陣子，又說：“喜順！隊長和咱團小組長都開會去了，咱們的碰頭會怎麼辦呢！依我說往后推推再開吧，你看怎樣？”喜順隨口答應了一句：“行！”小李子端了个架式，喊了声：“得令！”唱唱蹦蹦的走了。

喜順也走到門口，仔仔細細看了看外面，見沒有人來，才又回到原處。从兜（又）里掏出印着“一切为了祖國”的練習本，把藏在鋪底下的信又拿出來，用練習本墊着寫道：“爸爸媽媽：來信收到了。任務要緊，目前還是不能離開，前几封信不是告訴你們了嗎，只有插當子才能回去……我們工地的任務毛主席都很注意的！您老人家要明白些，就是‘青年突擊隊員’……中秋節前后，也許……”

“喜順！”正寫着，又听有人喊“喜順”，他回头

一看，团支書趙鳳山，和工会委員已經進了屋。喜順慌手慌脚的，把信紙往本子里一夾，幸好趙鳳山沒留意到他这些舉動，只說：“这么熱，不到外面涼快，在屋里悶着干啥？別練字了。走吧！就你們質量好轉的問題，咱們座談座談去。”喜順的信沒有寫完，就被叫走了。

二

从这天以后，喜順照常一天三趟翻（ㄇㄢˊ）信箱（ㄊㄨ），可再不寫信了。他覺着一來沒有这些閑空，二來任务不久就完成了，三來寫來說去还是那几句话，何必瞎耽誤工夫呢？从此家里來一封信不答理，來兩封信往包袱里一掖，不知不觉一晃就到了八月底。

这天中午，天气悶熱得厲害，大家躺在屋里歇（ㄊㄨ）晌，呼呀呼的都睡（ㄈㄨㄣˊ）着了，喜順直眉瞪眼的，还对着牆壁出神呢。他抓着剛看完的信，瞅着自己每天扛來扛去的隊旗和挂在毛主席像下边的三幅獎旗，尽管熱的汗水順着脖子流，他还是只顧不錯眼珠的瞅着，一邊想着心事：“任务越緊張，越能顯出青年突擊隊的勁頭兒！看样子，……”他眼球一轉又盯在手里的信上，似乎有些不耐煩了：“左一封右一封，光知道來信催回家，你們哪知道，祖國建設任务多么緊！催吧，反正信是一張紙，總不会抓着手腕

(X)子硬拉，多着急也得任务完了再说……”

喜顺仰而朝天正想着，队长拿着一卷图纸，齐师傅跟在后边，两人边走边谈进来了。喜顺急忙把信纸掖在枕头底下。队长向屋里扫了一眼，向他说：“睡醒啦？喜顺！小李子、馮國生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喜顺从床上才欠起身子刚要回答，一阵说笑声，小李子、馮國生，一前一后走进来了，他们不等队长开口，小李子把拿来的“青年报”举的高高的，嚷道：“突擊隊越來越多啦！全國各地的不算，光咱北京就七十多个了。嗨！还报告一个好消息：是第几女中呀！没听清，今天来跟咱们开联欢晚会。还有……”

小李子一嚷，把大伙都吵醒了，队长截断他的话道：“得啦！得啦！留着这股劲儿盖大楼时使去吧！”小李子一吐舌头不言语了。队长向大家说：“趁这点工夫跟大家谈几句话。刚才我和齐师傅，还有几位同志，一塊研究了一下咱们的任务，大家要再加一把勁，还能再提前半天完成，瓦工活今天下午就交，大家有没有信心呀？”

队长的话才落音，屋里好象滚锅似的欢腾起来，有的说：我早就是这么打算的；有的说：没问题；也有的说：再加勁保險干不到天黑就完。……声音嚷成一团，似乎工棚顶子都要鼓开了。

喜顺被啥勁鼓的呢？忽的跳下炕来，鞋也没顾上穿，光着脚丫跳着嚷：“干！鼓鼓勁，多砌它百兒八

十塊的不算啥……”大家嚷的正起勁，工地上大喇叭声响了：“同志們！要上班了！請作好生產准备……”緊接着这个找鞋，那个尋家伙，吉里咕嚕一陣翻騰，說着笑着奔現場去了。

喜順照例扛着隊旗，腰里別着瓦刀，走在人羣前面。他笑瞇瞇的边走边想：“任务算沒有問題了。这可是个好当子……”嘿，老太太們都是这样，媳婦不來到自己家炕头上不安心，日子离的越近越睡不着觉。好，这回該隨娘心願了，請假，一定回去一趟。”

三

一來任务提前完成了，二來头一次和学生們開联欢会，這兩件喜事湊（ㄅㄨˋ）在一塊，使瓦工突擊隊的工棚里，象过新年一样，人們兴致顯得比那天都高，晚上吃飯也比往日快。大家跑回宿舍，有的洗臉，有的擦身，有的打開包袱換新衣裳（ㄊㄩˊ），熱鬧極了。特別是小李子，一面梳头，一面忘不了咋唬：“咱們自編的隊歌，該拿出來唱唱了！誰不唱罰誰，喜順！聽見了沒有？”他說完就哼哼起來：

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員，
戰勝了狂風暴雨，
能抗那地凍天寒，
使那高樓大廈，一幢（ㄉㄨㄥˋ）又一幢矗立雲端。

我們是青年突擊隊員……

喜順听也不听，在屋里只顧走來走去，心里光惦记着瞅个空子找隊長談談。

喜順正磨蹭着，小李子跑回來了，一探头就嚷：“嘿！瞧你这个磨蹭勁兒，比大姑娘上轎还难哩。快走吧！晚会要開始了，誰也不准在屋里呆着！”喜順衣扣还没有扣好，就被小李子拖（去X已）走了。

晚会实在熱鬧，快板、相声，山东快書，还有采茶扑蝶舞……一段接一段的演，巴掌一陣一陣的拍，喜順有時也忘情的卷到歡樂里面，可是心里一靜，就想起“明天非上火車不可。”他怔着兩眼，見大家直脖子瞪眼光顧看節目，便趁机抽身溜出來，繞了一圈（ $\angle \square \square$ ），見人羣里沒有隊長，就急忙奔出會場（ $\angle \square$ ）。

他象走馬灯似的跑了几圈，剛走近党支部，就听見屋子里談的挺熱鬧，东一句西一句不象是開会，这可是誰呢？不開会隊長能來这里嗎？但是隊長的声音已經从屋里傳出來了：“一个是赶着，倆也是忙着，行，就这样办吧！好在老齐和喜順都干过抹灰活……”再往下听，話題又轉到別处去了。

“可找到他了。”喜順往前走了几步，剛到門口，又在怔怔的想道：“莫非又有緊急任务了？”他仰臉看天一捉摸：“反正个人的事瞞也瞞到如今，拖也拖到現在了。索性听听消息再說，再有緊急任务，那

就……”他一轉身奔回宿舍去。

喜順正向前走，背後忽然有人問了他一聲：“誰呀？”他答應着：“我！”回頭一看正是隊長。喜順停住了腳，手往口袋裡一插，摸着鼓鼓囊囊（ㄋㄨ）囊的一兜信，心裡一動，想道：“人多不好說話，現在和隊長談談吧……就說請假……”但又一想：“要替隊里爭光最好是完成這次緊急任務，要一請假……”

喜順正發怔，隊長已到跟前，問他：“晚會散了嗎？”喜順吞吞吐吐的回答：“大，大概散了。”隊長向他肩（ㄐㄧㄞ）膀（ㄋㄨ）上一拍，說：“喜順！你不是老念叨，‘任務越緊急，干的越帶勁’嗎？念叨吧，來啦！”喜順問了聲：“啥活呀？”隊長回答說：“到隊里再說吧！”匆匆忙忙地轉彎向北走去了。

喜順心裡熱呼呼的回到宿舍，進屋一看可熱鬧啦：大伙正在議（ㄧ）論那個節目差點，那個節目真棒，小李子左一個轉身，右一個截楞（ㄌㄥ），練習着剛學來的舞蹈，鬧鬧的正歡樂時，工會組長和馮國生等好幾個人，跟着隊長一齊進了屋。隊長伸手一擺喊了聲：“同志們，安靜一會，‘戰鬥任務’來到了！”大家一听“任務”兩字，立刻圍了過來。

隊長向左右一看，隊員全在，說：“這個任務猛聽有些新鮮，其實，這也是蘇聯的先進工作經驗之一，要一個工種能干兩種活，也叫做雙重技術。因此，領導上特為這方面培養咱們，才叫咱們撿下瓦刀拿撿

子。”接着又說：“这还是次要的。主要是为了……大家都知道，咱們这几个工地，都是三个月必須完成的头号任务！南边工地上缺少一部分抹灰工，要咱們去支援抹灰。我……說老实话，这是給咱們的好机会。有老齐和喜順帶着大伙干，我觉得是可以干好的。怎么样？有信心嗎？”

大家不約而同的举起了拳（ $\angle$ 口 $\angle$ ）头，齐声喊：“有！”接着有人說：“什么不是人干的？”还有的說：“对！突擊隊就得有这股勁！”这一陣热火朝天的嚷鬧，使喜順心里热辣辣的，把請假回家的事，早忘的一干二淨了。

这个会散了之后，隊員們还在七咀八舌的議論不休。小李子喊了声：“嗨！放着那些話到娘家去說吧！把礼物收拾起來吧！”大家才七手八脚的動起來。喜順拿着女中同学親手刺綉的錦（417）旗，上面綉着“送給親愛的突擊隊員們”。“我是突擊隊一成立就參加的呀！”他一阵兴奋，眉（ $\square \setminus$ ）飛色舞的差點把心里話說出來。

过了一会兒，大家躺（ $\angle$ 九 $\angle$ ）的躺下了，睡的也睡着了。喜順剛要脫小褂（ $\langle \times \gamma \rangle$ ）兒，低头又看見口袋里的信，不由得又想起爸爸的話來：“……大晌午头里太陽晒的头皮疼，你娘象傻了似的，还站在河堤上盼望着你……”喜順想到这里心里一阵火燙，在屋里呆不住了。

他走到工棚外边，在灯光底下轉着磨想道：“这几个工地，都是只能干好不能干坏的任务！可是这个当子过去了，又不知該拖到啥時候呢？”喜順正在为难，來了人他都没注意，趙鳳山走到跟前就問：“明天早起搬（ㄅㄛ）家，怎么还不早些去睡，嗯？”

“哦！”喜順吃驚（ㄉㄧㄥ）道：“这……那个……”他吞吐着沒說出个啥話來。老趙向他一打量，微笑着說：“怎么，被困难吓住了，嗯？”喜順頂怕听这种話，老趙是了解他的。可是这些話也曾鼓勵过他，老趙才象逗笑似的說出來。

喜順听到老趙这一些話后，瞪圓了眼睛，越急越說不出話來，咀唇動了几動才警出那么一句老話來：

“我是青年團員！”老趙又笑了笑說：“从來不怕困难，是吧？对！你們一塊有五个團員，只要弄准目标，什么也擋不住！說正經的吧，对抹灰的任务，你是不是感觉有困难？要是，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提出來研究。”

本來喜順不是在想这些，当老趙一提起來，他腦子一轉就轉到小李子的身上，便說：“小李子就是玩鬧能力大，干（ㄉㄛ）活……哼！明擺着不行，要說说他，他还不服气。再開小組会你頂好能参加一下，幫助他好好改改。”

“噢！”老趙把头一點說：“就這點事呀！对，小李子是个聰明的小伙子，就是有這點不夠虛心的毛

病，一定幫助他改正。可是，你也不能太心急，慢慢的來。好了，明天搬過去就要開始干活哩！早點歇吧。”喜順答應着，說了句：“明兒個見！”喜笑顏開的進工棚去了。

四

第二天早晨，打行李的，拾掇家伙的，也有用小竹杆拴獎旗的……工棚里正忙得熱鬧。趙鳳山匆忙的跑進屋子，進門就找喜順，直沖着他走來，喘吁吁的边走边說：“喜順！你，你，好哇，真有两下子，弄這種把戲……”

“啊！”喜順正綑行李，吃了一驚！扭回頭來，兩手抓着繩（丁！）子怔住了。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圍過來問：“啥事兒，啥事兒？喜順怎么啦？”

老趙繃着臉，手往兜里一摸，向大伙說：“怎么啦，喜順還有個秘密哪！這就是人民羣眾的來信……”

大伙一听都搶着問：“什麼秘密？什麼秘密？”老趙雙手把信一捧，向喜順瞥了一眼，似笑非笑的說：

“別急，別急，念給你們一听就明白了。”他說完就念道：

“負責同志：我兒子王喜順，去年回家過春節，和他早已搞成的對象訂了親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……”大家一陣嚷鬧，老趙念的是啥，

已經听不清了。老趙停止了念信，再一看喜順，大概是为了遮羞臉，又低着腦袋綑被子去了。

这个喊着“要他請客。”那个叫着“要喝喜酒。”正鬧的熱火朝天，小李子又跳上炕，冲着喜順高聲嚷道：“好哇！你的保密工作倒搞的不賴，這麼大事，在小组里从沒提过，这就叫無組織，無紀律……”

小李子鬧的正起勁兒，隊長老于猛一把，把他扯下炕來，說：“快呆着你的！”小李子一吐舌头不吭聲了。隊長轉向老趙說：“還有不，快念！時間不早了。”老趙才又接着念下去：

“……他說五一節回家結（41世）婚（厂义），沒回來。从这以后一拖再拖，糊得雪白的屋子，蜘蛛網都扫过三遍了，一直沒見人。近來這一陣子，又去好几封信，不但人不見影兒，連回信都不見了，不知怎么回事？請你們千万幫忙，叫他回來一趟……”

老趙念完信一笑，便將另一封信遞給老于。老于一看，是經理辦公室給他和老趙的。他看完之后，又高興又生氣，用手指點了點喜順說：“你这个小家伙，成心叫我戴‘官僚主义’的帽子，啊？瞞的多嚴實呀！好了，現在沒工夫，回來再跟你算老賬。”小李子又要插咀，外邊有人喊：“老于汽車來了，還不快搬！”老于答應着，手向大家一擺動，工棚里馬上騷（尸么）動起來了。

喜順被大伙逗弄得正找不到梯子下來，見隊長一



擺(ㄣㄌ)手，背起行李就往外走，老于一把抓住喜順行李說：“別忙！”又轉臉告訴小李子：“既然叫去結婚，一定預備了新被窩，喜順這套被褥你替他保管吧！”

小李過來就搶行李，喜順緊緊抓著不放，急眉火眼的說：“這，這，我又不回去，這叫干啥呀？”

“不回去？”老于一笑說：“哼！把‘不回去’收起來吧，這是公司經理的命令！”喜順更急了，使勁抓住行李說：“命，命令，可……叫抹灰不是命令嗎？我要一走，這活還……誰帶著干哪？”

隊長向周圍掃了一眼，還沒開口，齊師傅搶著了腔：“喜順！不就是帶著大伙抹灰嗎？這事兒我包了！別看我這兩下子不怎麼樣，保證干不砸，把心放在肚子里去你的吧！”

喜順這才松(尸×厶)了手。小李子扛起喜順的

行李剛要走，喜順又把行李奪回來，急忙解開，取出个小包袱然后重新綑好，才又交給小李子。小李子扛着行李走了几步，忽然回過身來說：“哎！喜順！我也不跟你要保險費，辦完喜事，早點回來，千萬可別讓新媳婦給拴在炕頭上。”說得大伙都笑了。喜順也把臉扭向牆去，不好意思的暗暗笑了。